

昆仑出版社

张锐锋 著

别人的宫殿

六十二双眼睛中的孔子



别人的宫殿

张锐锋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人的宫殿/张锐锋. —北京:昆仑出版社, 1998. 1

ISBN 7-80040-300-9

I. 别…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222千字 印数:1—10,500

定价:12.50元(膜)



作者简介

张锐锋，男，1960年12月生于山西原平。曾发表散文“马车的影子”、“月亮”、“古战场”、“群山”、“和弦”、“飞箭”、“倒影”等。近年来，有长篇小说《隐没的王国》、散文集《幽火》等出版，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曾获共青团“五个一工程”奖，《大家》文学奖提名奖。

内容提要

- 一部充满智慧与哲思的奇书
-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闪烁的一瞬，本书旨在将那一瞬提炼出来
- 孩子、老人、渔夫、学者与孔子相碰撞，充满智慧与哲思的对话、辩论、质疑
- 以现代散文的笔法对古典文学的重构与思考

引 言

孔子并非他自己。其言行的记录、理解和讲述的权利归于别人。因此他以全部个人事件垒筑的不朽宫殿已分赐于别人，他乃是赖于那讲述者而获永生。或者，孔子的事迹由那真的或假的见证者传诵和杜撰，从根本的意义上，孔子乃是我们伟大的想象。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卷 一个人的诞生	1
一个叫微在的颜氏女,一个母亲及一个人的诞生	1
一个鲁国的贵族、一个执掌朝政的人与他的仆吏	13
孩子的辩论	22
一个老人的欢乐	29
另一个老人的欢乐	33
端木赐的迷惑	38
一个年轻的学者在弹琴	43
商太宰的疑问	49
一个名叫卜商的卫国诗人	54
第二卷 涉水者	59
涉水者	59
密谋者——一个叫白公胜的楚国大夫	63
传递消息的人	69
一个叫宰我的雄辩家	72
船夫的见证者	77
捕蝉者	83
魏文侯听到的奇迹	88

叶公子高出使之前	93
楚国狂人接舆的风歌	100
鲁国的贤人常季	104
断足者叔山无趾	109
鲁哀公谏哀骀它	114
子桑户的朋友	122
关于孟孙才之母的葬仪	128
颜回的收获	132
种菜人	137
来自卞的勇者子路	143
鲁国太师金的预言	149
第三卷 老聃的回答	157
老聃的回答之一	157
一个来自远方的无名弟子	163
老聃的回答之二	167
卫国的遭遇	170
颜渊到齐国之前	174
田开之所听到的不同言论	179
奚容蒧在陈蔡之间所见	182
曾蒧在陈蔡之间所见	187
温伯雪子途经鲁国	192
秦冉的随想	196
老聃的回答之三	199
老聃的回答之四	203
第四卷 冉求的疑问	208

冉求的疑问	208
车夫在路途上	211
子路访市南宜僚	216
髡韦谈卫灵公之死	219
打柴人的猜测	222
惠子听庄子谈话	226
曾参的弟子在鲁国	229
子路的回忆	232
我,柳下季,一个强盗的兄长	236
一个著名的强盗	240
渔夫的看法之一	248
渔夫的看法之二	252
第五卷 守墓人所想的	261
随从者的惊异	261
颜阖的谏言	266
公皙哀在困窘之中	270
公西华的不解之处	273
樊迟的请教	277
美丽的南子夫人	284
曾皙听诸人言志	290
陈亢与伯鱼的谈话	293
一个叫阳虎的季氏家臣	295
耕田者桀溺	299
一个锄草的老人	302
子贡的驳斥	305

楚昭王的顾虑	308
守墓人所想的	310
跋 两千几百年之后,一个人谈论孔子及自己	314

第一卷 一个人的诞生

一个叫徵在的颜氏女， 一个母亲及一个人的诞生

我知道这是一出悲剧的序曲，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女人，因而不能拒绝自己以一个无辜者的角色登上舞台。我的祖先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他们都已消逝并一一被人遗忘。富贵而幸福的往日不属于我和我的亲人，我们必须接受残酷的现实——我们进入鲁国的尼丘山附近的草屋并在其中居住和生息。在我的两个姐姐与我出生之前，我的父母仍怀着先祖的

2 别人的宫殿

荣耀——这是那些光荣的逝者为他们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这使他们仍然在贫穷中感到富足并将一个家族复活的信念推移到下一代人的身上。他们过着朴素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每日在油灯下祈祷着神灵的福佑之恩。

我的父亲渴望自己获得一个儿子。因为家庭里有一个儿子就等于有了一座辉煌的神殿的第一块奠基石，一切就可以满怀希望地开始。但是，我们姊妹们的一一降生使父亲的希望一点点减少，失望又像严冬的冰层在一天天增厚，直到我的降世给予父亲以致命的一击。当我在土炕上啼哭时，父亲的灵魂也在哭泣。我们的悲剧是对称的，他们给我带来了不幸，我便把绝望毫不犹豫地塞到他们的怀里——我在蒙昧之中已将自己的生命作为恶毒报复的第一个程序放置到这个世界上，然而谁又知道，这正是最伟大的爱的第一个阶梯。

我要说的是，父亲给我起了一个美妙的名字——微在。有时一个人的名字就会说出这个人一生的意义，父亲的灵感实际上来自冥冥之中的最高旨谕，他只是一个绝密指令的执行者并将那真实的意图重新放置到真实里。微是祖先遗留下来的音乐里的五音之一，它与四季中的盛夏对应，指出了万物存在的最茂密的秩序，并象征着火与生命的活力——它意在使那隐蔽的显现于表面，又将那生活的茏葱之泉灌注到人间。它同时还有征召、验证和预兆之意，那么，我将要征召什么、验证什么又预示什么？我知道自己怀有重大的使命，又不可能知道这一使命意味着什么。属于我的第二字是：在。这又是什么意思？从字的本义来理解，它显然指明了人的存在的依据乃是供养我们的土地，但是其抽象的所指是人的依据本身。是的，我根本不可能知悉，

自己竟与我们存在的依据有关。

既然如此，我便开始热爱属于我的名字的两样东西：音乐和土地。在父亲耕地时，我喜欢将自己的双脚埋在刚刚翻过的湿润的土里，以模拟一株植物的生根和成长。我听着老牛缓慢的脚步与犁铧划过土地的声音，许多陈年的野草根须被铲断，它伴随着父亲手中摇动的鞭子以及远处升起的烟雾。更为激动人心的是大地上所孕育的一切，一些有着精巧的发声装置的鸣虫，它们随着气候的转暖开始渐渐地兴盛起来——它们原属于土地，就像我们属于土地一样——它们简直是在空无之中兴起和显现的，在严寒里我们几乎听不到也看不到它们，但它们却如同种子发芽那样一点点地从精微之处萌动、生发。蝈蝈的音乐与青蛙的音乐断然不同，它们各自代表着精美音乐的不同侧面，一种只显明声音，而另一些则仅仅指明节奏。我不知道土地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制造这些活着的乐器的，但我敢于肯定，土地原是有着灵巧的手指的，它像魔术师那样将双手藏在了袖筒里，让我们仅仅看到那表示双手存在的衣服的两翼以及由于双手的活动而露出来的粗布上的褶皱。我觉得这些自我拨动的乐器之声里有属于我的那一个音阶，因为我本是自然里神秘的五音之一。有时我会觉得那些鸣叫着的虫豸在一次次地呼唤我的名字，我便由不住要回答它们。如果你在四季里长久地倾听，就会发现大地的音乐安排得如此精妙，它们是回环式的，是旋转着的，它们并不展现音乐本身，而是以音乐的方式揭示时间的奥秘——你听吧，从那无声处听起，就知道了这不同寻常的音乐的诡秘之处。从春天起，音乐的序曲是轻轻的、零星的，然后渐渐地洪亮起来，直到悲壮到极限。然后，它又渐渐地稀少起来，合奏者里乐器的

4 别人的宫殿

数量在减少——你听得出，它们渐渐地远去了。是的，它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又到遥远的地方去，然后又不断地返回来——能够获得这种效果的，只有一种美的形式：旋转。它们实际上是运行在一个圆上，又证明我们并不处于圆的中心，因而它们才有时偏离我们，有时又接近我们。它们也以此来说明一曲最伟大的音乐总是无始无终的，并且是由一些最卑微的事物来实现这一点的。不要仅凭我们的肉眼观察就轻易地得出结论：那严冬到来时，这些昆虫们便死灭了。不，它们依然在弹奏，只不过它们带着各自的乐器与音乐离我们远去了，我们的耳朵探不到它们远游的距离。它们在一个巨大的圆周上越出了我们的听觉。

有一次，我在冬天的大雪之中跑到田野的中央，厚厚的积雪在脚下发出吱吱声。而雪仍然像白蝶那样翩然降落。我把衣服裹紧自己的身体，坐在雪地里。我看到，土地被覆盖了，我熟悉的土地沦为白茫茫的一片，如同上面落满了尸骨——我以为这是那些到远方远游的乐师们的尸骨，它们在陌生的地方遭遇到不幸的事件了吗？但我很快意识到，它们即便大难罹临，其尸骨也不会如此寒冷，何况这雪片的飘落又是无声——一架乐器的毁灭怎能没有声音呢？我坐在这儿，是试图打探到那乐师们的下落，它们携带着自己的身体，并以自己的身体来演奏，因而它们必然在消逝的地方留下某些痕迹。只有雪在飘。只有雪片可以告诉我一些零星的消息——但一切都已足够。后来我明白了大雪降落的意义，它乃是为那些即将返回来的昆虫们准备来年的曲谱。

我没有想到该自己亲自登场了，因为我已到了及笄之年。父亲把我许配给一个叫叔梁纥的老年人——他已年近古稀，而

我才十几岁。这件事多么不合乎古老的礼仪，又是多么不近情理，然而我只能服从父命。父亲肯定是昏了头，否则他怎能这样不负责任地将最小的女儿推入一个将死者的怀抱？我没想到属于我的那一乐音的起点是如此悲痛，我的心灵一开始就要受到重创。我是一只蝓蝓还是一只飞鸟？我只是别人脚下的即将被踩碎的琵琶，我是被利箭穿透的飞鸟，我的一切声音都只从伤口里与血一起迸发。我猜不出父亲将我嫁给这个糟老头子的目的，只看到他的脸上浮现着神秘的微笑。他简直是一个魔鬼，他的微笑让我感到恐惧，但我又身不由己地接受他的安排，因为我的身体是他给予的，因而他得到了支配我的权利，这是他穷困的一生里最后剩下的一点权利了，他竟然如此不珍惜——他要将我像一堆垃圾那样铲除到屋外。

从得知这一消息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自己不会有幸福了，因为痛苦已经像茧壳那样缠绕住了我，也许这茧壳原本来自我的生命，我必定如此。我不再仇恨任何人，我厌恶了自己。我是美丽的，我是年轻的，更重要的是我属于火音，因而我必受到熬炼，我必遭受数倍于别人的疼痛。娶嫁的仪式是那么简单，差不多是潦草的和不经意的。父亲可能因我的出嫁而得到一笔数额不大的财物，也许在他的眼里，就像饲养一只畜生或种植一株高粱一样，他的辛苦没有白费。经过曲折坎坷的道路，我来到了这一小国的陋邑，我的年迈的丈夫掌管着治理这一小邑的权力，但这并不能弥补他的罪愆。在此之前，他已娶鲁国的施氏为妻，并为他生下九个女儿。其后，他的小妾又为他生下一个残疾儿，因而他又要收纳我，以便为他接续香火。我知道他的用意是將我看做生育本身，或许他的老迈之体依然剩余着欲的热烬？因为

6 别人的宫殿

我的美的面貌足可以吸引整个阛阍的男性的目光，并使他们萌动爱慕之情。但只有这个老人得到了我，因为他手里捏有小小的权柄，这权柄培植了他的罪孽，又使他的愿望得以实现——握在他手里的，乃是这世上罪的泉源。不幸的是，我成为这罪的施予之物，成为这罪的靶心。因为我的存在，这人间的罪才得以成立。我不是罪人，但我仍是罪人的最后的塑造者，是我在最后的时刻描绘了他的眼睛和鼻子以及每一丝须发，在此之前，他仅是一个罪人的粗糙的轮廓。

新婚之夜本应是幸福的，因为好奇心、羞怯与爱将在黑暗里融合在一起。然而这些新婚之夜的因素在我的内心是匮乏的，只有恐惧和憎恶在摄取我的魂灵，那被鲁国的木匠打制的婚床是摆放在地狱里的，因而才显出它的结实和笨重。我的青春只接触到一个老人皮肤松弛的肉体，我只感到疼痛并在恶心里忘掉了肮脏的婚媾的过程——因为那是仅仅属于那个无耻的老人的，它不属于我，在我的内心里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只有耻辱和痛苦与我有关。因为我的纯洁的青春里被一个无耻的匠人强行打入了肮脏的卯榫，我便不能摆脱那耻辱和苦痛了。我只有忍受，只有作为耻辱与苦痛的证物生存下去，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一点。

我的生命不会长久，因为痛苦和不幸已经缩短了我的寿数，我也不希望自己活得太久——可我的腹中已经有了胎孕，我要将他生下来。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使那个作孽者如愿以偿，而是通过一个人的降生使那罪孽的印记得以延伸，让它永远存在下去。与其说我腹中所怀的是一个胎儿，毋宁说我所怀有的是一个魔咒，我要使这一魔咒降世，并永久地缠绕着川流不息的一代

又一代人——我的报复是恶毒的，我要让那一给我耻辱的人如愿以偿地得到子嗣，我要看到那作孽者在快乐中死灭，并使他所遗留的永远地放置在最明亮的地方，这样，我的伟大的报复计划就可以针对整个世界。

他的降生已是确定无疑的了。那是一个夜晚，油灯忽隐忽现地照着屋子里的人影，我在朦胧的视线里依旧看到了窗子的方格和花纹，白色的窗纸透露出天宇里升起的月光，外面的星辰是稀少的，因为月光乃是如此明亮。屋子里却是昏暗的，我知道这个时辰会发生什么，因为人间多少卑污的事情都是在暗夜里出现的。我感到了腹中胎儿的躁动，又感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是的，他要在这个时候出世了。这正是时候。我感到内心里发出了一阵狂喜，一棵树长久地等候终于使自己挂上了可以坠落的果子，它不是为了别人的摘取，而是为了自然的坠落，只有坠落可以给一棵树以快感，因为坠落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给世界蒙上阴霾。

我感到了撕心裂肺的痛楚，以致我的眼中含满热泪。我也感到了撕心裂肺的快乐，以致我的眼中含满热泪。我眼泪塞满的目光之中，显出了接生婆在灯盏之前的光芒四射的双手，我看到她害怕了，双手一直在颤抖着，她显然已经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她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事情的原义？反正，她感到了恐惧。屋角之处，一个巫师在唱着怪声怪气的歌，他试图驱攘邪魔，但他在喃喃的自言自语里触到了坚硬的东西。我喊叫着，这是疼痛的叫喊又是快意的叫喊。直到我亲眼目睹那巫师在屋角的黑暗里昏厥过去，他像一根朽木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就软绵绵地倒下。任何一种法力都不能阻挡一个人的诞